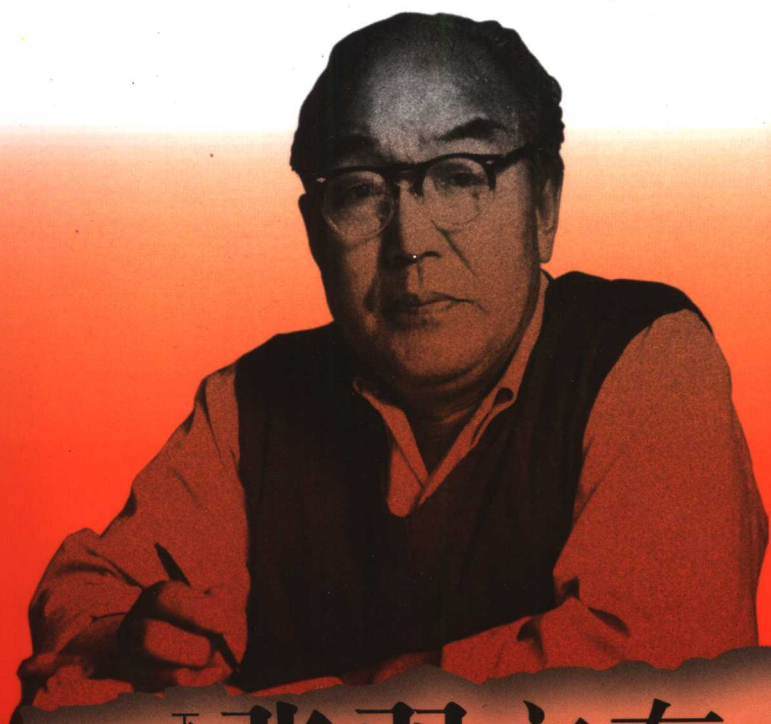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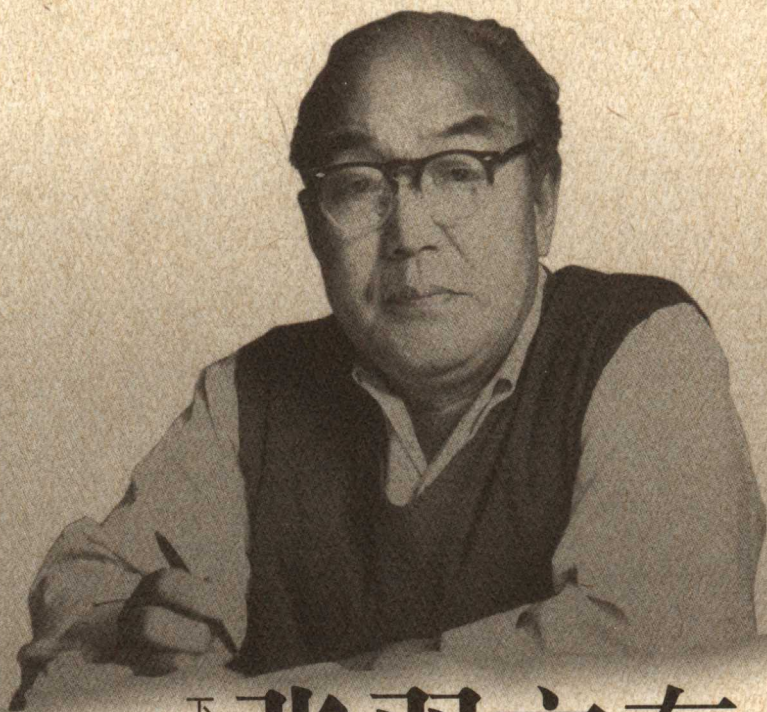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下
册

张羽文存

张羽 著



下
册 张羽文存

张羽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羽文存/张羽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5006-7682-9

I. 张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2589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84014085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 64010813

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34.25 印张 2 插页 950 千字

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价:58.00 元(上、下册)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碧血红花^①

1. 红军之母

在福建北部的山区里,常常会听到老赤卫队员们,津津有味地谈着辛秀大娘。他们提到她时,也许是出于尊敬和爱戴,谁也没有直呼过她的名字,都称她作“红军妈妈”。十多年前,她受到国民党的迫害,逃到深山里去,一直很少音讯。在当地人民的口中,就流传着她的传奇式的故事:有的说她跟红军走了;有的说她在深山里靠野果、草根过日子;有的人甚至说,她曾带着大队红军攻打过县城。传说终究是传说,她在山里究竟干了些什么,谁也不知道。直到这个地区解放以后,六十多岁的辛秀大娘下山了,人们这才知道她在深山里十几年的生活。

—

辛秀大娘原来是个苗族姑娘。九岁时被卖到小雪村黄家做童养媳。黄家也是一户贫农,种着地主家的几丘坡田过活。三四十年的岁月,像流水般过去,当年的一个又黄又瘦的小姑娘,风里、雨里、山上、山下,打柴、种田、养猪、生孩子……时间给她的脸上布起了蛛网般的皱纹,在她逐渐衰老的心里,就期望着孩子们能过到好日子。当她留心察看孩子们的时候,不由得吃了一惊:她看到大儿子理生在她的柴担下已快长成大人了,现在已能挑起几十斤的柴担,一口气从山上挑到家里;二儿子午妹,以前只知道逗猪崽子,现在也会割草喂猪了。她最关心的还是她收养的姑娘爱娇。十几年前,她从山上打柴回来,在路上捡到的那个小姑娘,在这个贫寒家里,和他们一起吃苦

^① 此书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劳动，现在已出落成一个明眉大眼、结实漂亮的大姑娘。辛秀大娘看着这几个渐渐长大成人的孩子，常常怀着满腹心事。她想：我该把他们怎么办呢？十几年前，当她从路上把爱娇抱回家里时，就曾经想过：要是将来我能生个儿子，就把这小姑娘做我的儿媳妇；要是生个女儿呢，这个小姑娘也就当做自己的女儿吧。反正穷苦人家，没细的，有粗的，只要大人不饿死，吃糠咽菜也要把她们养大成人。过了三年，她果然生了个儿子，这就是她的大儿子理生。在孩子们小时候，为了安排他们之间的称呼，她和老公还曾经有过一些争执，慢慢地，她的想法越来越固执了，老公也就妥协了。

孩子们慢慢长大了，辛秀大娘也越来越发愁了。她看见腼腆的理生和老实的爱娇不常在一块玩，见了面也不大说话，就常常为他们担着心事。晚饭后，乘孩子们不在，她对老公说：“以前我倒是那样想过，觉得穷人家，还讲究这个那个！可是看他们那股别扭劲，怕不成吧！这种事，千万别难为了孩子。”老公黄辰美笑了笑说：“从前说成是你，现在说不成也是你。我看，用不着怕，拴在一个槽上，总会好起来的。我和你还不是……”这时，门外有了动静，孩子们从场里回来了，他们赶紧打住了没有讲完的话。

秋收以后，由老两口作主，把一间柴草房收拾了一番，把爱娇送到邻居家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把那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，挽成个髻，又接回来，请几个近邻吃了一顿，十六岁的理生和比他大四岁的爱娇就算结了婚。这一对小夫妻上山打柴，下田插秧，慢慢地接替了老两口的担子，但是他们在人面前还是没有一句话。辛秀大娘有时故意找个题目和他俩闲扯闲扯，爱娇还陪着婆婆搭讪几句，理生总是笑笑，躲开了。直到理生做了两个孩子的爸爸，村里人也从没有听到他提起过他媳妇。有些好事的年轻人，故意和他开玩笑，也常常落个无趣。要是有人一提到爱娇，他不是转过脸去，就是借故走开。人们知道了他的脾气，也就不再逗他了。

往后，理生又添了第三个儿子，午妹也结婚了。家里人口年年增多，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困难，地主逼租，保长要款，逼得全家团团转。这个家就像一座深山古寺那样，一直过着默默无声的日子，大人小孩

都像生来的哑巴，没有唉声叹气，也没有欢笑。辛秀大娘常常又怨又气地说：“一家人就知道干活、吃饭、完粮、交捐，连个响屁都没有，这过的算什么日月啊！……穷人啥时才能苦出头啊？”

在辛秀大娘将近五十岁时，平地一声雷，红军来了。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各个村庄都红火热闹起来。辛秀大娘顿时觉得：好像天也高了，河也宽了，眼也亮了，身板骨也活了，人也显得高大了。那个素日不爱说话的理生，现在见了人也眉开眼笑，话也稠了。只要他从外边听到点新鲜事，回到家里总要巴嗒巴嗒说半天，不是讲毛主席，就是讲方志敏，好像他知道的事挺多，直到爱娇把饭碗递到他的手里，他才只好半路打住了。

辛秀大娘一直关心的理生，从红军来到小雪村，大变了样，好像另换了个人。她看到以前那个老实巴交只知闷头干活的儿子，现在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，事事跑在前头，召开大会时打锣敲钟，斗争地主时摇旗呐喊，白天干到晚上，好像身上有使不完的劲。她心想：天地变了样，连人也变了。儿子就是有个老脾气还没有改：当着众人的面，他和爱娇还是不答腔。

小雪村是当时闽浙赣苏区的边沿地区。方志敏同志带的红十军，在这一带作战过，以后，红军和白军常常在这里“拉锯”。为了保卫苏区，粉碎蒋介石的“围剿”，很多青年人都到部队里去了。二十二岁的黄理生，响应闽浙赣边区政府的号召，也参加了红军。辛秀大娘知道了这回事，晚上，就到儿子的房里去看爱娇。爱娇把几个孩子哄睡了，正在灯下做活，膝盖上放着一堆红绿丝线。她看见婆婆来了，匆忙把东西收拾起来，放到蒲篮里。辛秀大娘试探地问爱娇：“理生报了名，他对你说过没有？”爱娇说：“娘，这是他的事，说不说都不要紧。”辛秀大娘说：“不，儿呀，这是大家的事，当红军是正事，娘心里倒没啥，就怕你不愿意。”爱娇说：“娘，我知道，他爹从小就不是莽撞人，他肚里都有个三回六转的。他想透的事，我不会拉后腿的。再说，这也不是咱一家一户的事，人家女人都当兵去啦，他是男子汉，我还能把他拴在家里？我也不能落这号臭名声。”辛秀大娘一听，愁眉展开了，说：“娘就怕你想不通，闷在心里。你要没意见，娘

就放心了。你把手里活放下,该给他准备准备啦!”

送别那天,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挤在村头。辛秀大娘和爱娇都去欢送参军的人。爱娇抱着那个最小的孩子,站在婆婆身后,不住地盯着那些走来走去的小伙子。她在人丛中望见了午妹。午妹虽然已经结了婚,可还没有脱掉孩子气。他见哥哥带上了红星帽,也吵着要参军。可是,因为他年龄不够,虽然干嚷嚷了几次,在村苏维埃政府跑了好几次,还是没有结果。现在,他在人群里穿来穿去,还在求人给他帮忙。爱娇喊了他一声,午妹走过来了。一听说是要他去找他哥哥,他的嘴一咧,赌气地说:“你不知道人家心里也有事啊!”说完,就又钻到人堆里去了。

这时,已经吹哨子集合了。理生和一个年轻人说着话,走了过来。辛秀大娘为了让儿子和儿媳妇说几句话,就故意躲开了些。爱娇看到马上要分手了,终于壮了壮胆子,从怀里掏出了那个连夜赶制的烟荷包,挤上前去,说了声:“给你!”红着脸,递给了理生。理生正和人说着话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把荷包接过来,看也没有看,就塞进口袋里,只说了声“好!”脸也变得绯红。这是这一对青年夫妇当着众人的面第一次说话。辛秀大娘在一旁看了,乐得心里开了花。

送走了理生,辛秀大娘也更忙了。她常常穿过白军的碉堡线,到镇上去给红军买东西。这样。午妹也就有活干了。他陪母亲到镇上去买东西时,如果看到什么新的情况,就马上回去报告红军。红军战士都很喜欢他,叫他“小红鬼”。回到家里,爱娇看到他的臂上也缠着一绺红布,朝着他直笑。他却一本正经地说:“笑什么?现在咱也是候补红军了!”

辛秀大娘带回来很多穿脏的衣服、磨破的鞋袜,把两个儿媳妇喊来,在灯下给红军战士洗衣、补鞋,午妹就在一边给红军编草鞋。夜深了,一家人还在忙碌着。二媳妇揉了揉困倦的眼睛,对辛秀大娘说:“娘,你知道那些老财怎么骂你吗?”辛秀大娘望了一眼,没有回答。爱娇早就听那些家伙骂过大娘是“土匪头”、“土匪婆”,她怕大娘生气,就插了一句,说:“管他哩,狗嘴里还能吐出象牙?”辛秀大娘倒不在乎这些,她正色地说:“叫他们去嚎丧吧,反正我们一家都红啦!”

二

情况越来越紧了。一天,黄昏时,辛秀大娘正在锅台旁炒菜,忽然听见门外人喊马叫,声音很嘈杂。她就放下勺子,跑到门外去看。只见黑压压的一队人马,正从门口经过。她正在发愣时,突然从队伍里跑出一个人,拉住她的手就喊:“妈妈,白军马上要来了,我们现在就上山。你不要难受,我们要打回来的。”

辛秀大娘起先只看到这个人帽子上的红五角星,再往下一看,原来是儿子理生。一年多不见面,儿子的脸庞变圆了,嘴唇上已露出黑色茸毛。理生匆忙讲了几句话,转过身子就走,忽然像想起什么紧要的事,又折回来,把一件东西塞到辛秀大娘手里,气喘吁吁地说:“妈妈,你把这个交给爱娇!叫她给我保管着。”辛秀大娘一看,原来是上次爱娇送给他的烟荷包,口上吊着个红穗子,里面像有个圆圆的硬硬的东西。她来不及细看,就大喊爱娇。等爱娇出来时,那队红军已经走远了。在夕阳的霞光中,一面闪亮的红旗,已经到了半山腰。

她们一家人艰难地熬过了黄昏,又熬过了夜晚。第二天黎明时,只听见村外枪声乱响,白军包围了村庄。那些地主恶霸又都神气起来。黄保长带着几个白军闯进门来,指着他们全家人说:“这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,全都给我捆了。”屋子里一片骚乱,她的老公黄辰美和大媳妇爱娇已被白军绑起来。白军伸手去捉小儿子午妹。午妹被拧住挣不开,就一口咬住那个白军的手。那个家伙哎哟了一声,倒在地上嗷嗷直叫,另一个白军捣了午妹一枪托子,把午妹也捆起来。黄保长又朝屋里看了看,这屋里就剩下辛秀大娘和她的三个孙子了。大孙子长仔抱着二孙子躲在墙角,黄保长伸手去抓,没有抓住,两个孩子都大叫着跑到辛秀大娘身后去。黄保长就乘势从辛秀大娘怀里夺走那个三岁的小孙子,一边走,一边还嘟嘟囔囔地骂着:

“老土匪,马上给我腾房子,你要不搬,就把你们都宰了去喂狗!”

白匪军走后,二媳妇才从草垛里钻出来。辛秀大娘嘱咐了几句,叫他们关着门不要出去。她跑到村里去打探消息,听说白军连长在

一个地主家里，被捉去的红军家属都关在那里。辛秀大娘在门口跑了好几回，都被站岗的挡住，不让进去。她看到院子里被关的不只是本村的人，就连从附近村庄捉住的人，不管男的、女的、老太婆、小孩子，也都被绳绑起来，赶到院子里去。地主的狗腿子在后面吆喝着：“你们这些红鬼，现在可不是你们的天下了！”辛秀大娘嘴里没说，心里却在嘀咕：“谁的天下，走着瞧吧！”

小雪村完全沉浸在悲痛的气氛里。家家有人被捉，家家遭到抢劫。辛秀大娘赶回来时，看到自家的大门也被地主贴上一张封条。二媳妇和两个孙子，怀里抱着一些破烂东西，坐在门外直掉泪。怎么办呢？一家老小在哪里过夜呢？辛秀大娘沉默了片刻，想起村外有个草棚子，是上山打柴的人歇脚的地方，现在只好到那里去住。

过了几天，老公黄辰美一瘸一跛地回来了。他没有寻着家，村里人告诉了他，才找到这个草棚子里来。从老公嘴里，她才知道：二儿子午妹被抓进去，因为他咬了那个白匪，当天晚上就被敌人活埋了。爱娇和小孙子还被关在地主家的院子里。敌人说：谁家要想人回去，就得拿钱来赎。没钱，就别想要人！

二媳妇一听到午妹被害的消息，就昏了过去。辛秀大娘好容易把媳妇灌醒过来，好言好语安慰了几句，也顾不得照理老公，就又跑到关人的地方去。地主家的大门口拥了一大堆人，有本村的，也有外村的，有拿钱来赎人的，也有来探望亲人的。她向院里一望，前几天看到的被关的那些人怎么都不见了？只是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很多口袋，有的挤在一起，多的地方就一个摞着一个。起先，还以为是白匪从四乡抢来的粮食。她定了定神，听见院子里一片呻吟声，再仔细一看，心里有些奇怪：“怎么那些口袋都会动呢？……”

辛秀大娘拖了拖身旁的一个正在擦泪的老头子，问：

“你知道，院里圈的那些女人，怎么都不见了？”

旁边有个老太婆，嘟囔着说：

“你找什么人？要是女人，都装在那些口袋里！”

正说着，里面走出来一个人，嘴里叼着烟卷，手里拿着一杆秤，向站在大门外的人群吆喝着：

“不准吵！你们听清：杀人偿命，借银子还钱。这里圈的人，现在就要拍卖。带钱的拿钱赎人；没钱的，照官价出卖。公公道道，一块钱十斤。好啦，现在就开始了。”

说完，把嘴向里一呶，一个当兵的就折向大门旁边的墙角去。辛秀大娘才看到，在那里还圈着一群小孩子。一个兵士拿着枪站在那儿，吓得孩子们不敢哭，也不敢叫。兵士走过去，抱着一个孩子，放到篮子里，把篮子挂到秤钩上。辛秀大娘一看，篮子里放的正是她的小孙子。小孙子看见了她，直喊“奶奶！奶奶！”辛秀大娘推开门岗，扑了上去，抱着孙子大叫：“孩子！孩子！”旁边的狗腿子，一把将她推下台阶，骂着：“臭婆娘，急什么！过了秤，你就知道价钱了。”这时，篮子从秤钩上放了下来，掌秤的人把手向里面一招，说：“整十六斤。”那个记账的人，在账本上划了一笔，报了个数目：“大洋一块六！”掌秤的人把眼睛向辛秀大娘一斜，说：“听清了吧？一块六！咱这是现钱交易，拿一块六毛钱来，孙子还是你的。”

正说话时，门口一阵嗡嗡声，有个白军士兵拨开人群走了进来。他走到记账人面前，挤眉弄眼地咕哝了两声。记账的咧着大嘴点了点头说：“行！行！想找个老婆，那好办。可是咱这儿不能挑人，就是院子里这些货色，里面有俊有丑，买到手，黑猫白猫，看你的运气。”

大兵脸红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记账的显然不想放掉这个主顾，就问大兵：“你要肥的，还是要瘦的？”

大兵拿出他抢来的一包钱，有银元、铜板，撒在桌面上数了数说：“我这里只弄到七块钱，分量重的买不起，你就给我挑个轻些的吧！”

掌秤的一听，就跳下台阶，把靠近的几个口袋都掂了掂，最后才从尽下边拉出一个较轻的口袋来，往秤钩上一挂，说：“七十三斤。”他又望了望桌面上的钱，对大兵说：“看在自己人的面上，便宜你三斤！”

兵士交了钱，把口袋抱出大门。门外的人都围了上去。辛秀大娘紧张地看着这笔交易，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媳妇爱娇。当兵士出门时，她也不由得转过脸去，想看看这个布袋里装的是什么人。那个兵

士不好意思地向周围的人笑了笑，打开口袋。周围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朝前边望。好半天，袋子里的人一动也不动。兵士急了，在口袋上狠狠地踢了一脚，骂了句：“妈的，还不给老子滚出来！”里面的人动了动，慢慢地伸出个花白头发的脑袋，兵士脸上一紧，显然有点吃惊。他扭过那个人头只瞥了一眼，忽然失声地喊叫起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是你啊！”兵士和刚伸出来的花白的头，都一阵痉挛，颓然地倒了下去。

辛秀大娘身子哆嗦了一下，觉得太阳穴砰砰直跳。她忘记了装在口袋里的媳妇，忘记了放在篮里的孙子，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，好像脑袋挨了重重的一击，昏昏沉沉地跑回家去。

三

辛秀大娘呆呆地坐在草铺上，望着门口出神。在她离家的半天里，二媳妇已被娘家接回去了。老公躺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棚顶。两个孙子怯生生地对坐着，一声也不吭。透过晦冥的暮色，她看看老公，看看两个孙子，有时四对眼睛偶然碰在一起，又都很快地躲开。屋子里死样的沉寂，使她感到可怕的空虚。白天的景像还在她脑中盘旋，越来越浓的黑暗像一块铅压在心头。为了驱除心中的烦躁，她点着了灯，把铁锅架在两块砖上，烧水做饭。烟雾腾腾，呛得人出不来气。她刚把水烧开，正要给重伤的老公下米煮粥时，忽然听到门扇响了一下，一个人轻轻地走了进来。借着黯淡的灯光，她吃力地向门口注视了好久，才看清门口站着个矮矮的、黑炭似的人。那人满身灰尘，头发蓬乱，赤着脚，只是从炯炯的目光中，才看到他身上的生机。他向屋子里打量了一下，才用微弱的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说：

“我大概没有找错吧？这里是理生同志的家里，你就是辛秀大娘！”

辛秀大娘惊异地看着这个陌生人，眼中闪动着询问的神气。陌生人就主动介绍自己。他说，他叫陈贵，是红军的侦察员。现在红军就在山后。说到这里，他向屋里巡视了一下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有点迟疑不决，在辛秀大娘鼓励的眼光下，才说明了红军因为和山下隔绝，缺乏粮食，他们希望辛秀大娘想办法，弄点粮食带到山上去。可

是,他也知道她家的遭遇,被抓去的人还在监狱里,不知道现在能不能顾上这回事。

辛秀大娘没等他说完就一口承担下来。她说,只要她还有一口气,一定忘不了山上的红军。“就是眼下……”话到嘴边,又咽了下去,就改口说:“眼下虽然大家都在难处,可山下到底比山上要容易得多了。”说罢, she 就把刚倒出来的一碗米,重新倒到口袋里去,交给陈贵,说把这点米先带去,过几天再想办法。(她还没有讲,就连这点米还是借来的。)陈贵死也不接,他说红军再艰苦,也不能拿走病人的口粮。结果,拗不过辛秀大娘,只好勉强接住了。

陈贵走到门口,压低声音对辛秀大娘说:“大娘,你对咱这后山的地势熟不熟?”

大娘装作生气地说:“看你这孩子,我从小就上山打柴,哪个山梁没到过?”

陈贵陪笑着说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我把送粮的地点告诉你。”

他和辛秀大娘约好:红军在一个山梁上安下一个大瓮,下边的人把米就送到那个瓮里,红军再派人来取。

陈贵已经走去好远了,辛秀大娘又想起了一件紧要的事,心急慌忙赶出去,喊住了陈贵,对他说:“你们现在在明处,我在暗处。村里办公的人也上了山。要是有个事,想找人商量商量,该怎么办?”

陈贵说:“这好办。以后我们断不了常有人来。我们有事,就托付给你;你有什么疑难事,就对我们说。我们解决不了,还有我们的政委哩!”

辛秀大娘说:“好吧!没说的了。我一家人都交给了红军,我老婆子这后半辈子就靠红军了。我今儿盼,明儿盼,就盼着红军早点回来。你看到理生,告诉他别操心家里的事。何日红军没回来,他就不要回来。他爹、他媳妇的事,先别告诉他,等到要和白鬼子算老账的日子再说吧!”

送走陈贵以后,辛秀大娘为了给红军筹办粮食,有好几天没顾得去看爱娇。后来才听人说:从那天士兵买人事件发生后,拍卖人口的罪行无形中停止了。可是,一些孩子还是被运到别处给卖掉了,妇女

们都被送到县城去由县里发落。爱娇9月1日被押进县城,一进监狱就生了病。辛秀大娘听到这个消息,非常焦急,就托人进城去探听。敌人还在拿架子,故意说不准保释。爱娇在监狱里,想大娘,想孩子,整天吃不下饭,这样,病就一天一天重起来。直到爱娇病得快死时,监狱里才允许花钱赎回来。当人们用门板把爱娇抬到家里时,辛秀大娘几乎完全不认识她了:过去那副秀气的又红又黑的面庞,现在变得又青又黄,肿得像熟透了的冬瓜,下巴上有好几处还不住在流着黄水,鼻孔里只有出来的气,没有进去的气。辛秀大娘抱着她,直唤:“爱娇!爱娇!”爱娇微微睁开眼来,无力地望着辛秀大娘,眼角滚出黄豆大的泪珠。辛秀大娘用手帕帮她擦去了泪珠,安慰她说:“孩子,回来了,就安心养病,别去胡思乱想的。”辛秀大娘好不容易把爱娇扶到草屋里。老公一看到儿媳的样子,想从草铺上爬起来,给她腾块地方,可是,挣扎了好半天也没有能爬起来,急得他也嚤嚤地哭了。

在这个四面透风的草棚子里,成天成天的,锅里没有米,灶里不冒烟;草铺上躺着两个病人,拉屎撒尿,都要辛秀大娘侍候。勉强熬过了秋天,冬天一来,白雪压在棚顶上,野地里连兔子也冻死了。他们一家人缩着身子,躲在棚子里。在一个寒夜里,老公终于抵不住饥饿和寒冷,一声不吭地咽了气。辛秀大娘央人去通知二媳妇,想叫她回来帮帮忙。去的人回来说:二媳妇已经改嫁了。

老公死后,爱娇的身子也一天一天虚弱了,有时还不断地说梦话,不是喊:“你打,你打,打死我也不知道!”就是说:“他爹,你怎么一走就不回头啊!难道都不想……咱娘和孩子……”在她说梦话时,两个孩子都吃惊地望着她。辛秀大娘把她摇醒来,只见她额上流着粒粒的汗珠,眼里已盈满了两眶泪水。大娘劝她说:“儿呀,你别操他爹的心!你还是安心将养自己的身子。眼看天气慢慢暖和了。草木一抽芽,我就上山找他们去。”

爱娇惨笑着说:“娘,你不要找他。只要他平平安安的,我就放心了。这是什么时候啊!豺狼当道,他怎么能回来!我就是……就是……怕等不着他了!”说罢,她又低声地啜泣起来。

没有多久，爱娇也死了。爱娇临死时，把辛秀大娘喊到跟前，从贴身的兜里，掏出了那个烟荷包，对她说：

“娘，这是他爹叫我代他保管的。里面有他在红军里得的一个奖牌。这个……你将来托人带给他。”她喘了一口气，又把两个儿子喊到跟前。望着孩子，她的眼泪迷糊了眼睛，好半天，好半天，哽咽得说不成话，最后才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娘，我的亲爹亲娘到底是谁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。你把我当亲生女儿，一手抚养大，我总想能把 you 养老送终……我……我一死，可就苦了你老人家。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，交给红军！……他爹……理生……你总嫌他不和我说话……他不是虚情假意的人，他有根骨，好心肠，没亏待过我……娘，我只活了二十八岁，我年纪轻轻的，……死，我真不甘心死啊！……”

.....

辛秀大娘亲手埋葬了老公，又亲手埋葬了儿媳妇，她的眼泪早哭干了。自从那个红军侦察员来过之后，她从村里赤色群众那里，弄了一些米，偷偷往山上送过两次。这一次，她把那个烟荷包和奖牌也放在里边。她想，这件东西是会带到儿子手里的。从此，她这个草棚里，就经常断不了红军的足迹。山上的红军，经常派人和她联系，打听村子里的情况；有时，侦察员们晚上就在这儿住宿，黎明又回到山上去。从那些人的口中，偶尔也能听到儿子理生的消息。她知道儿子和那些红军一样，生活很艰苦；但儿子也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，在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。

虽然这所草棚是在村外的荒野里，晚上常常听到狼嚎狗叫，可是她并不孤单，有时有红军的战士给她作伴，还有村里的群众经常来向她问寒问暖。通过这个草棚，山上的红军和村里的群众联系了起来。

这个草棚成了山上红军的眼睛，也就成了白军的眼中钉。

四

国民党为了断绝红军和人民的联系，开始在山区边沿移民并村，把靠近山区的很多村庄烧掉了。那些村庄的老百姓，都被赶到离山区较远的村子里去。山区附近被搅得烟火漫天、鸡飞狗叫，农民们被

逼得背井离乡、流离失所。远近几百里，弥漫着一片凄凉景象。一天，黄保长带来了一群人，拥到辛秀大娘的草棚前，指着她说：“红军婆，这地方不能住人，马上搬到村里去住！”

辛秀大娘说：“这不是你的房子，你管不着！”

黄保长发横地说：“你不走，我就拆掉你的草棚棚！”

辛秀大娘撇了撇嘴，说：“你会拆，我也会搭，这个你吓不倒我。除非你把我杀掉！”

黄保长见软说硬说都没有用，就喝令他的喽啰们动手。不一会儿，草屋的顶盖被揭了下来，土墙也被推倒了。屋子里的东西，完全为尘土淹埋了。黄保长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对辛秀大娘说：

“现在，把你的贼窝戳了，你不走，我看你能到哪里去！”

过了几天，保长见辛秀大娘还没有搬到村子里面去，就又到这儿来，看见在原来的草屋前面的小山坡上，用树枝搭了一个草棚。他赶上山坡，一脚踢开门口的草扇子，气鼓鼓地问辛秀大娘：

“我叫你往村里搬，你怎么越搬越远？”

辛秀大娘说：“我嫌村里臭，住远些，我心里敞亮些！”

保长把草扇子用力一拉，扔到了坡下，说：“再不走，我就烧了你的草庵子！”

辛秀大娘霍地站起来：“烧就烧吧！烧了草棚我就住窑洞去！”

黄保长气得讲不出话，把手一挥，喽啰们就在四边放起火来。霎时间，烈焰腾天，草棚里的东西都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。辛秀大娘一边骂，一边从火里抢东西。黄保长在一旁来回走着，脸上挂着阴毒的冷笑，但是瞧她那坚决的样子，会不会搬到村里去，实在放心不下。猛然，他看见她的两个孙子在那儿哭泣，心里想出了坏主意，乘大娘不注意时，抱起那个五岁的小孙子扭头就跑。辛秀大娘听见孩子哭叫，放下手里的东西就追了上来。黄保长已跑下山坡，跳过一道小沟，站在水沟的边沿上，望着她喊：

“瞧着，我现在携走你的命根子，看你下山不下山！”

辛秀大娘本来还要追上去，一听这话反而站住了，心想：我一家人都被你们害死了，现在就凭这点本事来逼迫我！她硬了硬心肠说：

“抱走你就抱走吧，我说过，我不下山！”

黄保长抱走孩子，原是为了威胁她，一听这话，反而愣住了。他问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辛秀大娘说：“上山！”

黄保长说：“山上没吃的，饿死你！”

辛秀大娘说：“我早就活够了，能死在红旗下，死了也舒心！”

黄保长更尖刻地说：“山上有狼虫虎豹，连你这老骨头也啃掉！”

辛秀大娘愤愤地说：“你们比虎狼还狠还毒！”

黄保长毫无办法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站在水沟那边，闷了一会儿，指着怀里的孩子说：“红军婆，你别嘴硬，你要是还要人，就赶快搬下来！”说罢，就一声呼啸，和那些喽啰们扬长而去。

这时，山坡上只剩下辛秀大娘和孙子长仔。山下的村村落落里都升起了炊烟。傍晚的风掀起烧过的灰烬，满山飞扬，更显得环境的凄凉。辛秀大娘的白发覆在孙子的面颊上，活像一只母牛卫护着初生的牛犊。她坐在一块土坎上，陷入了沉痛的深思。无论如何，她不能再失去最后的一个孙子。搬下去，也许生活要容易些，也许还能把孙子抚养成人，但那能算是人的生活吗？何况，山上的红军又该怎么办呢？红军是她的命根子，是她的希望，离开了红军，活着还有啥味道？老妇人思前想后，拿不定主意。月亮升上来了，四野静得怕人，山下的村庄里零零落落地传来了狗的吠声。“人总是人，不能像猪狗样地活下去！”她推醒了怀里的孙子，站了起来，开始整理从烈火中抢出来的东西。孙子天真地问：“奶奶，咱们到哪儿去啊？”

辛秀大娘说：“孩子，不要怕！咱婆孙俩死也要死在红旗下。山上有红军，平地上都有虎狼！”

老妇人整了整衣裳，带着七岁的孙子，带着从火堆里抢出来的衣物，一步步地向山上走去。

五

从辛秀大娘和孙子进入深山以后，山下的人们越来越不容易见到她了。接着，白军沿着山根修了碉堡，上山下山都要盘查，上山山

下就几乎完全隔绝了。开头几年,有时,辛秀大娘绝了粮,还从小路上跑到村子里去,找寻亲戚借粮借米,人们偶尔还会碰到她。凡是碰到她的人,都会诧异地问她:“你在山上到底是怎么过活的?”知道点内情的人,就会把她喊到没人处,悄悄地问她:“咱们的人还在山上吗?要是消息,就带个信儿来。”后来,她和孙子在山上开的荒地也能有收益了,人们就不常见她下山了。有的人说:“她可能跟红军走了!”有的人说:“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人?”

辛秀大娘和孙子长仔住在深山的一个被水冲击成的石洞里。这个石洞很深,阴凄凄的,常有毒蛇走动,四壁上长着青苔,顶上不住地落着水珠,最深处连火柴也划不着。婆孙二人就住在洞口较干燥的地方,门口用树枝和杂草挡着。他们凭着简单的农具,在窑门口开了一块荒地,从日出到日落,在那块地上除草翻土,又从冬到夏,望着禾苗成长。当他们第一次在这块荒地上得到收获时,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辛秀大娘对长仔说:“孩子,我们婆孙俩饿不死了,山上的红军也饿不死了。”从这天起,她就把收到的新米,装在小布袋里,一袋一袋送到那个山顶上去。

在那个人们不常去的山顶上,有一颗古老的槐树,它的枝丫撑开来像一把大伞,周围都是灌木丛。槐树旁边有块青石板,下面压着一口大瓮。这口大瓮是红军撤上山以后,辛秀大娘偷偷地运上来的。石板上洒上土,扔些枯树枝和乱草,不知道的人,绝不会怀疑下面还有什么东西。这个秘密的藏米处,只有辛秀大娘和红军的联络员知道。辛秀大娘上山以前,送来的米就放在这个大瓮里。

辛秀大娘把米送上去以后,不管刮风下雨,隔几天总要到山头上瞧瞧。每一次,她越走近那颗槐树,心里就越紧张。那里像埋藏着宝贝,寄托着她最大的希望。她不是深山的探宝者,不是希图从那儿发现什么金银财宝,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:从那儿得到她所怀念的人们的消息。要是有一天,她发现瓮里空了,米已被人拿走了,她不知有多么高兴。顿时,她会觉得眼也亮了,心也舒坦了。她会把孙子一把搂在怀里,亲着他那越来越硬的头发,悄声地说:“好孩子,红军还在山上,红军还在近处呢!”她会长久地向山林深处望着,望着,想透